

广东中青年优秀作家文丛

姚中才 / 著

下海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姚中才 / 著

下 海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下海 / 姚中才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2
(广东中青年优秀作家文丛)
ISBN 978-7-5360-8217-5

I. ①下… II. ①姚…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823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 林 希

书 名	下海 XIA H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375 1 插页
字 数	24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寸丝不挂

别误会，这与“裸奔”毫无关系。

宋《景德传灯录》有载，南泉禅师问宣州刺史陆亘：“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陆云：“寸丝不挂。”此处的寸丝不挂，便是了无挂碍，邈然绝俗的形象说法。不敢说姚中才十二时中都能寸丝不挂，但有那么二三时或三四时中做到了，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这些年来，恐怕还得往上加一加，一年三百六十天，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足高来一足低，任性逍遥于山水之间，你说该加多少？三分？四分？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谁都说，这小子，简直就是个无尾飞蛇！

放旷之士，多善谈笑，中才亦然。我的一大帮朋友，不论远近，只要与他见过一面，再聚时必提醒我，把中才也叫上，这家伙好玩！他确实好玩，任你什么话茬，总能巧妙接上，不但接得巧，还常常将一个原本正经或沉重的话题导向令人始料不及的方向，即便带些荤臊味儿，也是只见清汤，不见油花，以至一些迟钝脑壳总是如坠云雾，直到大家笑翻了，才张大嘴呵呵几声，似是终于回过味来。

黄段子，高级黑，插科打诨，这些都不算本事，真正了得的是他的搭讪功夫。但凡令他心仪的可人儿，哪怕是萍水相逢，很少有不落进他的QQ或朋友圈里的。天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独技法门，但上去悄悄几句话，那边厢便咯咯地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在“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已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下，他凭什么就轻易捕获戒心重重的好感子和信任？有人说是他的娃娃脸，有人说他幽默有趣，有人说他乐于助人，上山时总抢着帮别人背相机行囊。种种揣测，似乎有理，似乎又不尽如此。于是，揣测转为戏谑，有人呼他“姚坏坏”，有人呼他“姚快快”，他也不恼，只是晃晃脑袋，笑道，都是温远辉使的坏，把这绰号叫开了。对喊他“姚快快”的人，他也有说法：佛山张槎普通话，溢哥舌头转不过弯来，坏坏说成快快了。陈永溢是我的老朋友，几十年了，比他大的都喊他“溢哥”，自视甚高的他，与中才也是无话不说，几乎都快将他当弟看了。就连行将八秩的章以武教授，每隔一段时间便给我电话，中才在吗？上他家喝酒去。

中才如此招人喜欢，倒让我想起好些事情来。当年，他到我们《星报》应聘，笑咪咪一口气便背了三百多句《离骚》。还用得着问这问那吗？立马就叫他明天来上班。至于他手上那一堆劳什子，譬如毕业证、履历表、作品剪辑什么的，说实话，我一眼都没瞧过。还有，他跟随渔政的兄弟们到南海美济礁守礁，70多天下来，人晒黑了晒干了不说，连言谈举止都变得怪异起来。进饭馆，见人就打招呼，弄得一帮食客目瞪口呆，以为是来了个藕线佬。上白云山，更是兴奋得失常。“船长！”一通电话打过去，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山上有好多树，好多花，还有女人、老人、小孩，好多好多啊！”

背得下全本《离骚》的，当是个有阅历的人，而为树花和路人欢呼雀跃的，不是稚子便是诗人了。二者兼而备之，这样的人物，在市尘嚣张的今天，当是不可多得的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守礁也好，非典也好，汶川大地震也好，每有大事发生，总能见到他勇往直前的身影。不再热肠挂起，不再冷眼看世界。中才的寸丝不挂，虽然来得不够彻底，但比起陆巨大夫的寸丝不挂，不是来得更加真实和更加可爱吗？

其实，陆亘的寸丝不挂，我是好生怀疑的。他一个宣州刺史，难免公务缠身，案牍劳形，纵然自诩如何如何，自身的道行怕是远不及其前辈玄机的。玄机是一位比丘尼，也有说是丘尼的，专业修禅，她与雪峰禅师下面这段对话，均被《五灯会元》和《联灯会要》列为禅门著名公案：雪峰问，名什么？答，玄机。又问，日织多少？答，寸丝不挂。意思是已经彻底放下了。玄机答完回身就走，才行出五六步，雪峰在后面喊道，你的袈裟拖地了。玄机下意识地回头一看，雪峰禅师抚掌大笑，好一个寸丝不挂！自以为已经解脱净尽的玄机，在雪峰禅师的追问下尚且露出了马脚，享用禄食奉使民牧的陆亘，怕是连雪峰禅师的门都没得入。

不彻底的寸丝不挂，自有不彻底的正当理由。小事放得下，大事拿得起，十二时作么事，自己拿捏去。而今，中才纵情山水之余，仍不忘每日一诗，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给我们奉上一册诗集。那是用足迹踏出的诗行，一如这部小说集，每一字，每一行，都鲜明地打着他人生的烙印。悲也罢，喜也罢，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道小小漪涟。许是上了年纪，我很喜欢陈永正教授这话：他说，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散物”而不是“聚物”。如斯通达者，还有我朋友那位93岁的老奶奶，她并非名流，也不显达，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太太而已，她的信条是，不占有，不嫉妒，不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中才现在的生活可说是至简，除了马拉松，就是爬山，爬山，爬山。不要试图与他探讨有用无用有利无利的问题，他只会笑笑地看你一眼，啥话不说，让你自个儿戳在那儿。

还用得着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吗？说句不好听的话，书评看似头头是道，煞有其事的背后，其实也就是一堆无用的证书而已。

伊始 2016 年 11 月 17 日于广州

目录 contents

下海	1
礁民	28
共同生活	59
不爱合同	118
爱在世界杯的日子	146
南方生活	181
来到广州	210
真实的爱情	243
在路上	258

下海

1

我，司马义，1993年3月，不识时务奋不顾身地从武汉奔赴眼看就要冷下来的海南，辞掉了那所大学里不咸不淡的助教职位，揣着一张可疑的大学毕业证书和一张伪造的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装得像个人才一样，在海府路东湖公园的人才墙下花三十元钱贴出了一张求职启事，和一拨同样是迟到了的流浪汉一起挤在那面不断覆盖不断翻新的所谓人才墙上。

启事写得毫无特色：司马义，25岁，某重点大学包装印刷机械系毕业，工程师，湖北某学院包装印刷专业讲师，曾多次带领学生在大中型印刷企业实习，担任实习指导老师和厂技术工程师，有较强的企业管理能力和文字组织能力，觅能一展所长的职位。

我住在府城的一家个体旅社里，用三合板隔成的小间还算整洁，每晚15元，至少我目前还能承受，白天里我在市区里逛来逛去，晚上就龟缩在这个巴掌大的小房间里，这时候的海口，除了路边的椰树构成的热带风光与内地迥异之外，还有一些与内地大不相同的在“性”上面的开放。遍地的药店无一例外地经营着性药，而这些据说是国外进口的性药上面全是让人不敢正视的包装，各种姿态的挑逗画面令人欲罢不能。这些画面是我在内地无缘得见的。有人把这里的改革开放叫改开放革，即改开皮带的意思。来到了这个前沿阵地，

真是一下子让我大饱了眼福。没事的时候，我就走进去浏览一番，这对于初上海岛的我几乎就是唯一的娱乐了。这项娱乐不用任何花费，很符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是日后我大获成功，我一定在英模报告会上讲讲我的奋斗史中的这一典型细节。有一次我在一家药店徜徉的时候，有两个男人走进来了。卖货的是一个模样不错的小姑娘。那两个男人指着一种药，一脸坏笑地问那姑娘道：好用吗？姑娘忙说：好用好用。两个男人问：你试过。姑娘当下红了脸。其实这种活，真是不太适应那些脸皮还不够厚的姑娘们来干。当然，附近的药店要是老去只看不买也会被售货小姐烦的，她们对付起我这类脸皮更薄的人来是绰绰有余的。我又开发了另一个项目，就是到海口宾馆附近的那条闻名海口的黄街去参观，看那些妓女和嫖客们交易。当然仅仅只是参观而已。那时，我停留在有贼心没贼胆，有贼胆没贼钱的阶段。这让我看上去更像一个无所事事的烂仔。昏暗的路灯下，三五成群的形迹可疑的男女在夜幕下等待成交。天南海北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在讨价还价，就像是在卖乌龟王八的自由市场，闹哄哄的，声音又压抑又隐晦。

我正看着西洋景，不留神被一村姑模样的女子盯上了。我连忙撤退，那女人也紧跟着我。我上了天桥，她也跟上了天桥，她说，不贵的不贵的，我这时还没有学会怎样与她们这伙人去周旋，只有一个劲地逃跑，在几个商店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终于甩掉了尾巴。看来这免费的文娱活动也有麻烦。我急忙坐公共汽车返回府城。

最要紧的还是要找到工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才墙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这一天，我看到我的求职启事的空白处有了一行用钢笔写的小字：请呼 97855—95188。我一下子感到一阵欣喜，老天有眼，总算有了开端。

我将寻呼机号码写在手上，找一部公用电话呼了那个隐藏在这座藏污纳垢的城市里的伯乐，电话旁边人很多，我刚放下电话，就

被一个梳着小辫的男人拿过去打了起来，那男人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啰嗦话，一讲就讲了足足十分钟，我在旁边心急如焚，他这占用的不仅是我的时间，更是我的机会，这一刻我真恨不得杀了这个小辫子。

一直守在电话机边好长时间，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我急忙拿起电话，“刚才是哪一位司马先生呼机？”电话里是一个很浑厚的男声，我连忙说：“是我，那个求职的印刷机械工程师司马义。”电话那头立即热情地说：“司马先生，您在哪？我即刻过去见您。”我一下子受宠若惊，找工都是像孙子一样求人，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是对方要找工一样的。我说：“那我在海口宾馆门口等您好了。”

海口宾馆仪态万方地立在海府路上，对当时的我来说，海口宾馆就算是有钱人出入的场所了，我对这样的地方深怀着一种敬畏感，间或由这敬畏感会生出一股仇视，这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这是一种无法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仇恨。我站在宾馆正门对着的一棵椰子树下，阳光很好，在海口市澄明的空气下，一些戴着像清兵戴的斗笠的海南姑娘，更准确地说是妇女在椰树底下向路人兜兑外币，这些本该在家里织渔网或者到地里去除草去构成田园风光的人却在这城里成为这座城市的不和谐音，那么我呢，我与她们有什么区别吗？我就是有这个坏毛病，一闲下来就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好在有人及时地打断了我。

“你是司马先生，你好你好。”来人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看上去像一个成功人士，这时候在我眼里，只要不是流浪汉的落拓样，那就像是一名成功人士，此时对我，他就是救星，是亲人解放军。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一时非常感动，他说：“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专业人才，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了。”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只是我心里暗暗感到有些好笑，我觉得这

也有点太夸张了，有点像是在舞台上演小品。他一会儿以后才对我自我介绍，他说他叫汪果华，这名字真是取得不怎么样。他摸出名片来，就是我想象中的三个字，海南金卡拉丝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来海南之前听说过海南盛产总经理，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总经理，我一下子对他肃然起敬起来。而这个总经理却又是如此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不由你不对他产生好感，汪果华说：“我看了你的简介，现在又见了你的人，我觉得什么也不用再看了，你很合我的眼缘，我认为我们是有缘的。我们注定了要在一起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你这个人我是要定了的了，你是工程师，那我就叫你司工吧。司工，还有什么行李，都搬上，就到公司去，明天你就开始正式上班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下子我就找到了工作，这跟做梦似的，也许这就是特区的特别之处，不产生奇迹的地方哪能叫什么特区？汪果华截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坐了上去，把我简单的行李塞在车的后座。我想起了汪果华刚才对我的称呼，司工，多有趣的称呼，听起来不像是司马工程师的简称，倒像是要工程队开始施工一样的。这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称呼，也许从此，我就要在特区以司工这个身份开始我全新的人生了。

出租车上开着冷气，我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路边的椰子树以及奔走的人流和招牌林立的大楼，一下子感觉到它们是如此亲切，我想，有了这一份工作，我就算是初步在海南立下脚来了，以后怎样发展，就靠以后的努力了。这座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城市，一下子成了我的城市，我将要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我还来不及展开思绪，汪果华就对我说：“我说司工，我们都是到海南创业来的，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公司目前的条件还很艰苦，但我们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我连忙说：“不要紧的，谁也不是到特区享受来的，我们是奋斗来的，艰苦奋斗的准备肯定是有的。受党培养教育多年，要没

有这点觉悟还能对得起党的培养？”汪果华被我逗乐了，他笑道：“想不到司工你还这么幽默，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们的合作就肯定会更愉快。”我们相视一下笑了起来。

出租车在一间大楼跟前停了下来，这栋大楼虽然说不上气派但也还说得过去，我想这公司怎么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在大楼跟前，汪果华并不领我往大楼里边走，而是领我弯到了大楼的背后，那是大楼地下室的入口，在背街的一面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卷闸门，我虽然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打算，但还是没有设想到这种情形，这地方实在与我想象的公司有太大的出入。看到我的这种神态，汪果华说：“所以，我需要你来一起合作和创业。天将降大任的时候，总是先给人一些磨难。”我想也对，没有哪里会有一个做好的大馅饼等着我去吃的。跟着汪果华走进以后，我看到了汪果华介绍给我的他的全部员工。一个病恹恹的老头子和一个他带的学徒，二人都像是清末的作坊里的工人，不知怎么跑到了海南来。他们压根儿就像是走错了时代似的，他们坐在那里，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和汪果华。

看他们对汪果华的陌生程度，我想他们最多也不过早我一个月而已。汪果华对他们笑了一下说：“这是我们公司新到的工程师。”然后又对我说：“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技工，那位老先生童老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丝网印刷专家。”仿佛天下人才都来到了海南，随便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专家，所谓不是猛龙不过海。在地下室里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地方用三合板隔了一块出来，里边放了一张上下两层的高低床，像我上大学时的学生宿舍的铺位一样，汪果华对我说，让我先和他挤在这里住，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我们所有灰暗的日子里用来自慰的花朵。

2

童老先生名叫童可铭，他的徒弟叫小红。小红他很乖巧地叫汪

果华为汪总。童老告诉我，在海南，都这样叫的，所有的经理都要叫老总，这个称呼我只在小时候的连环画里见过，那是称呼匪兵长官的，要么是伪军要么是国民党兵。目前我还没有学会这个称呼去骂人。我暗自念叨了一句：老总，觉得挺顺溜。感到我是骂了人一下，而那被我骂的人还屁颠屁颠受用得很。这年头，全国人民一下子幽默了许多，骂人都骂得人心花怒放。

要说这特区的效率实在是快，第二天，汪果华就将两盒名片送到我手上。上边印的是：金卡拉印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我不知道一下子也混成了经理级的人物，就凭这张名片，哪怕先不给我工资，我都会乐颠颠地为他去工作的。瞧，名片一递出去，人的腰杆也立马直了一些。这时候，小红走了过来，他也像汪果华一样叫我司工，汪果华马上认真地对小红说：“从现在起，不要叫司工了，要叫司总。”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那样叫不是让人脱离群众吗？”汪果华说：“这又不是要谦虚的事，这也是为了方便你开展工作，是从大局出发。”我就不再说什么。这时候，我再仔细看我的名片，名字下边还有两行小字，上边印的是：工学硕士，工程师。工程师我还有一个假的资格证书，而工学硕士，则压根儿是没影的事。我对汪果华说了，汪果华说：“没有人会查你的证件的，这样不仅是增加你的分量，也同时是增加公司的分量。”我真是乐于为大局奉献，几天以后，我就忘记了我这名片上印的是假的，而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受用着我名片上的身份开始了工作。

工作是汪果华到酒馆饭店里找来的一点业务，在台布上印刷店名和店标，我在这里接触的丝网印刷跟油印差不多，做出一块版来以后，就用人工把颜色印上去，要是有不同颜色那就还要套色。看几遍我都会了，但童老说，关键是颜料的配比。

我喜欢海口这样一座城市，要说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太晒人。我们的印务有限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业务量的问题，只有有了业务，

我们才能生存下去。汪果华带着我到处认识人，把他认识的那些有限的人一个个介绍给我。我去买了一张海口市地图，然后，又去滨海路一个旧货云集的地方买了一辆旧的单车，那被撬掉了车牌的单车一看就知道是偷过来卖的。但是便宜就成。跟我混熟以后，汪果华就不再一口一声地叫我司工了，而是叫我司马，想不到他还特别好为人师，他有一天对我说：“小司，在处理这些事上我可是老手了，现在既然有缘一起创业了，那我们以后就是哥们，不过在与外界交往方面你可得拜我为师。怎么样，我同时收你为学生。”我想，学生就学生，反正他比我要大几岁。叫老师就叫老师吧，也不会少点什么。只要在私下的场合，他就称我为他的学生和亲密的战友，我一般不作任何表示，也算是默认了。

这天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透，汪果华就说要和我到外边去走走。汪果华和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去了滨海公园，说是公园，这里其实只有一个空架子，里边正在建设，到这里来的人也少得可怜，好处是这里不收门票，但到海南来的人大都是为捞世界来的，不收门票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人有闲心光顾这里。

“拿拿主意吧，我们是要考虑发展了。”汪果华把车放倒在沙滩上后，双臂交叉在胸前望着大海对我说。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发展。”我老实地对他说，“我们现在资金人才信用都不够，我们要找到一个挂靠的单位。给人的可信度高一些才好办。”

汪果华说：“这一点你是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的哥哥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余宏如今是一家国营公司的老总，我现在已经在和他们谈了，我们争取成为他们的一个部门，这样要对外联系也好了很多。司马，要不，你先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去和余宏谈合作的事。重要的是要让他看到丝网印刷的广阔前景。你可以找童老了解一下，然后拟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我们去跟他们谈，由他们注入资金，我

们来操作。”

这时候，汪果华的寻呼机急促地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寻呼机，急匆匆地对我说：“司马，我要先走了，有要紧事，你呢？”我回去也没有什么事，于是我说，我还想在海边转一会儿，反正我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汪果华跨上自行车走了。

海带带着几分梦幻在我的脚下波动。这狗日的海真是有一种可以抚平什么的效用。我想这是我平日不多见海的原因。我脱下鞋，跑下浅海的沙滩上。在上边跑了一圈，觉得很好玩，我又在沙滩上撒了一泡尿，现在正在退潮，没准这泡尿会流到美国去，这时候我什么狗屁事也不再想了。让他妈的惆怅什么的见鬼去吧，老子在能高兴的时候就想好好高兴一下，我是一个不会想家的人，我也不会太多的乡愁。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怀乡的人。你要怀乡你不离乡不就行了，要是你觉得不自在了你大可以回去，犯不着在这里发骚喊什么思乡不思乡的。乡有什么好思的，那个穷乡僻壤我要是说恨它就已经是够对得起它的了。

还是看海吧，我在一片海滩上躺了下来，远处是一些海轮黑漆漆的身影在海上漾动，像是高潮平息后的少妇静静地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回味着。像是有着一种激情过后的轻轻呼吸，有一种暧昧与阴沉的美丽。风带着一股咸味，我在想着我来海南的这些日子，与内地在大学里受人尊敬的那种平静相比，我自然是觉得有一种很浓的失落感，但是我并不后悔，也许我生来就是喜欢折腾的人，我不喜欢平静的日子，不喜欢可以预期的生活，这样很好，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充满了新奇和希望。我喜欢这样。

海风在耳边吹着，我听到时间在呼呼地流着。我处在一个特别想建功立业的年纪。我希望能成就自己，至少做一个有钱人，我不喜欢平庸地过我的这一辈子，我太不想了。我想拥有无限多的成功和无限多的爱情，我愿意我浪漫到骨。

我想着所有的一切，所有经历的和未曾展开的生活。我觉得我是在爱着这个世界的。只是这个世界常常要将我遗弃。海浪涌动，多少潮起潮落。爱与不爱都在岁月的流动中消失无踪。我觉得我在海南生活得完全没有底气。

滨海公园的对面是一片无人的海滩。后来这块地方建成了万绿园。当时我就沿着海边走到了那片海滩。我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和海有这么一种亲近。见到山和海我总是像没命一样地往那里奔，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在平原的原因。我太讨厌那种一马平川的地方了。我坐在海边，看着远处的新港里船来船往。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些犯贱。硬是在海边不知想了些什么，把自己弄得眼眶潮湿，怅然不已。

“站住！”还沉浸在自己怅然不已的情绪中的我被一声断喝打断。我首先想到的是立马走人。我知道海口这地界不太平。在大街上都会有人会当街抢东西。这个时候立刻逃走就可能没事。但我毕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没走几步就被来人追上来了。“跑什么呀你！”他一冲上来就狠狠地抓住我的手。他人高马大，抓我当然就像抓小鸡一样。

“说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厉声问道。

“看海。”

这在他也许觉得是一个特别荒唐的借口。他冷笑道：“海有什么好看？你以为我那么好骗？”

“有证件吗？”他又问道。

我即刻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来。

他看都不看：“我要的是暂住证！”

这是我最虚弱的地方。我没有暂住证。他一下子像有了天大的理由一样严厉地对我说：“暂住证也没有，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看你还不老实，要你站住你还不站住，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今天你

不想走了，自行车也扣下来，你跟我老老实实在这里。”我看来是逃不出去了。在海口这样一个地方，从此后我是落下了一个毛病，见到穿制服的就心虚。他们和那些敢动刀子的地痞流氓一样让我害怕。“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昨天这里出了一起凶杀案，我们在这里埋伏抓凶手。”他一直说到我害怕起来。然后才说：“暂住证也不办，不办暂住证是要罚款的，我看你这人，是罚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惶恐地站在一边。他接着道：“看你一副可怜的样子，罚一点款算了，你交 150 元罚款吧！”我的口袋里变戏法也变不出 150 元出来，身上最多有不超过 10 元的零钱。

我那时还没有学会痞，也不会跟警察打持久战。站了一会儿，我只得请求打一个寻呼，呼汪果华过来。汪果华一过来就连忙给那个警察说好话。他说我是他公司刚招过来的员工，还来不及办暂住证，他拿出自己的证件给那警察看。在罚款这个问题上，他精明地和警察讨价还价，最后以 70 元成交。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收据之类的。汪果华领走了我，边走边对我说：“在海口，人们都在疯了一样地捞钱，这些事早见怪不怪了。”

3

跟余宏的合作很容易就敲定了。说余宏注入资金其实也是虚的。公司改了一下名字。这合作也算是开始了。余宏的公司是国营的大公司，我们作为他们的一个部门，可信度就高了很多。

业务是余宏拉过来的。这时，正是海南建省五周年，海南国际菠萝节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幕。国际菠萝节，固然会带来许多的商机。而能跟我们挂上钩的，就是菠萝节上悬挂的那些各色的幌子。

海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成本是多少，只要你谈成了一笔生意，那就看你如何去挣钱了。钱会翻了倍地朝你流过来。但是这些钱都长了眼睛似的总是避开向我流来。所有的